



- 佛頂尊勝佛母法會圓滿感言
- 印度靈性之旅

佛頂尊勝佛母法會圓滿感言

宗薩欽哲仁波切

2018 年 12 月 2 日





「第九屆佛頂尊勝佛母千供法會」於 2018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2 日在台北舉行，宗薩欽哲仁波切於法會圓滿日說了以下這些話。

似乎有個臆測是，這次舉辦的佛頂尊勝佛母法會是最後一次或倒數第二次。我想那只是謠言。直到一切有情眾生獲得證悟以前，我們都不會停止舉辦法會，我想我們會越辦越繁複仔細。在我們下次再見面之前，祝各位玩得開心、沒惹上麻煩、找到很多裂縫（按：仁波切於法會期間某日曾交代一項功課：尋找裂縫），以及不斷憶起佛、法、僧三寶。

對於這個島嶼我有一份特殊的好感。島上的人們非常溫和、柔軟，他們擁有如此美好的人類特質。我祈願他們永遠不會失去這項特質。不是因為我免費搭計程車或免費理髮才這麼說，而是有非常多的事例。即使是青少年，你看到他們如此放鬆，如此溫暖，如此謙恭，同時他們也是非常有尊嚴的。他們不應該丟失這些特質。這不是不切實際的感覺，而是有證明的。我在這裡已經待了十一天，到現在為止都還沒聽到警車的聲音。即使是在號稱最安全的城市—溫哥華，一小時內你便會聽到警車聲。我想這必定含有某種意義。

既然法會已經圓滿，接著就是歡樂、慶祝的節目，所以請大家把安全帶繫好。(笑聲) 忘了告訴你們，待會會分發從壇城寶瓶中取出的甘露水，以及金剛繩。請好好對待它們，珍視它們，因為過去這幾天，遠在青海、四川的許多西藏寺院已經打電話來要這甘露水。我們累積念誦了許多遍的陀羅尼，絕對超過十萬遍，還有許多遍的繞壇城，加上你們眾多的虔敬心，這力量肯定是非常強大。(柔和聲編譯組 翻譯)

印度靈性之旅 一個毒癮者的療癒故事

撰文/賢遍桑波

23 歲的堪秋多傑在不同的繼母、繼父以及只有一半血緣的手足組成的家庭中長大。他的成長歲月充滿了困惑，他時常感覺自己在家裡像是個陌生人。他悲傷地說道：「家裡有很多對立，繼父對我很嚴厲。」他覺得迷失、孤立，並且常感到悲傷，甚至想了結自己的生命。無論在家裡或在街上，他都無法找到慰藉，因而轉向了酒精和毒品。12 歲那年，他第一次猛灌不丹米酒。「朋友給我的影響很大，」他這麼說，但他不怪任何人。「最終是我自己做決定。」

堪秋的生命持續下迭，20 歲時，他在廷布一個建築工地和印度工人一起幹活。「那些工人對我很好。但是生活很艱苦，所以我把所有的工資都拿去買毒品和酒了。」幸運的是，堪秋後來有機會進入西里古里一家戒毒所。他微笑地說：「這是我人生一個重大的轉捩點，我在那裡學了好多事情，而且結交一些好的朋友。」

儘管堪秋展開了沒有毒品的新人生，但他還是對未來感到迷茫，童年的陰影不時縈繞於心。他常感到意氣消沈，並且頻繁更換工作。

2018 年秋天，有人建議他去菩提迦耶做志工，宗薩欽哲仁波切 11 月在那裡主持祈願法會和悉達多慶典。他心裡想：「為什麼不去呢？」很快地有好心人士幫他籌到旅費，沒多久他便搭上從西里古里到迦耶的火車。

他帶著熱情的微笑說：「菩提迦耶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地方，大塔的氣勢太令人驚歎了。我從沒有體驗過這樣平靜的感覺，一刻我都捨不得離開。」

堪秋還說，他遇到的人都太棒了。他和悉達多慶典的主辦單位一起工作，他覺得那些人既謙遜又努力，他還提到來自台灣的朝聖者對他特別友善。「我的臉總是充滿笑容，那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。」

第三天，堪秋有機會和宗薩欽哲仁波切單獨會面。「進到房間時我好緊張，但很快地我就感到自在了。我告訴仁波切有關我的一切故事。」堪秋說：「我從來不是一個特別有宗教傾向的人，但是在仁波切面前，我打從心底被觸動，我的內在產生了劇烈變化。」為了讓堪秋獲得心靈的穩定，仁波切建議他短期出家一個月，禪修和唸誦祈願文可以提振他的心靈。

堪秋急切地想遵從仁波切的建議，所以慶典一結束，他便前往喜馬偕爾邦的喬金達·納加爾山谷（Joginder Nagar Valley）中，位於比爾鎮的鹿野學苑。他透露：「最後一天看著仁波切離開，那是我最難過的時刻。當仁波切舉起手道再見時，一時間我說不出話來，因為我不知道能否再見到他。」

生平第一次的火車之旅讓堪秋感到很興奮，兩天後他來到熟悉的環境——喜馬拉雅山山麓。堪秋肯定地點點頭：「那裡的景色和不丹很相似，但喬金達·納加爾山谷面向南方，所以白天比廷布長，天氣也暖和一點。」到達的第二天，堪秋便剃了頭、穿上僧袍，進入一個為期六天的閉關。「喝茶、吃飯的禪修是最容易的，可是打坐 50 分鐘對於像我這樣的新生來說是一個身體上的挑戰。」他笑著回憶到，有一個禪修是要他們觀想輕輕地移動一個桃子球。「我無法想像這樣一個球，所以只是跟著別人做。」後來他才明白，那位日本禪師說

的是「沙灘球」(beach ball)，而不是「桃子球」(peach ball)。他大笑著說：「那太好笑了！」

堪秋志願擔任鹿野學苑一項兒童課程的義工，那需要沿著山谷走很長一段路。他回憶道：「那是一段平靜的時光。」他尤其喜歡一家名為 Silver Linings（銀襯）的咖啡店。「我會花幾個小時坐在店外的門廊，只是看著雲朵飄過山谷，反省我的人生。」



即使是在比爾這樣慢步調的小鎮，日子也過得很快，不久便到了他坐夜車前往德里的時候。他記得最後一次折起僧袍的觸感，以及夜間燈光投射在他房間裡的長影。雖然他知道出家的日子結束了，但他確信這個經驗將永遠銘刻在他心裡。他以堅定的眼神說：「我知道我再不會和從前一樣了。」。

堪秋沒有直接回不丹，他決定中途轉往德里、瓦拉納西和菩提迦耶。

「我去了月光集市 (Chandi Chowk)、印度門 (India Gate) 和德里的許多歷史古蹟，我蠻自豪可以在地鐵裡邊找到路。」

堪秋在瓦拉納西只待兩天，但這趟造訪卻是滿滿的回憶。他笑著回想自己是如何仔細地看著一位結著長髮辮的薩杜裝填煙斗。「吸毒的回憶剎時湧上心頭。雖然知道我不會再去吸毒，但是當大麻煙的味道飄進我的鼻孔時，我還是

本能地轉身避開。」「隨即，我的視線落在一個剛火化的頭顱上。哇，生和死在瓦拉納西是如此交織在一起，這整個地方都是超現實的，像夢一樣。」他補充說，「看著恆河從我身邊流過，那是做深入反省的時候。」他提到會再度拜訪瓦拉納西。「下次，我想在那裡待久一點。」

在轉向的行程快完成時，堪秋回到了菩提迦耶。「我不知道達賴喇嘛要來，每個旅館都已經塞滿了人。」就在他委屈地請求一家餐廳讓他窩在角落過夜時，一個來自台北的短訊從他手機裡蹦出來，那是一位他在祈願法會中認識的台灣朋友發來的：「嗨，堪秋，我猜菩提迦耶現在應該沒有空房間，因為尊者達賴喇嘛到訪。請打電話給我的朋友，她會幫你。」堪秋很快撥了那個電話號碼，一位台灣女士邀他和她兒子同住一個房間。「他們好親切，我立即感覺是他們這個小團體的一份子。」

堪秋吐露，看著這些新朋友們的互動時，他不禁想著，如果他出生在這樣一個關係密切並且溫暖的家庭，會是如何？「事實上，如果我用車子來比喻我的人生，我就像是台破爛的二手 Maruti，」他笑著說，「但它把我帶到現在的情況，我不後悔。」他很快補充說道：「有多少人能有這個榮幸遇到宗薩欽哲仁波切？在喜馬拉雅山腳下出家一個月？而且在恆河邊靜靜坐著？」他祈禱其他遭受心靈痛苦的年輕人，能尋求毒品以外的選擇。「事實上，外面有許許多多的機會，我們只需要睜開眼睛。」

每個人都同意，堪秋自從印度朝聖之旅後，整個人完全變了。一位朋友說，他現在有一種正面的光芒。堪秋計畫很快就再和宗薩欽哲仁波切見面，他最近開始在廷布一家高級度假村做烘焙實習生。「我已經浪費夠多的時間了，現在需要開始職業生涯。」不論未來發生什麼，仁波切、菩提迦耶和比爾都會銘刻在他的心上。他緩緩地說：「那些，將給我信心去面對任何事情。」（柔和聲編譯組 翻譯）

譯註：本文轉譯自不丹皇家航空的機上雜誌「札西德勒」（Tashi

Delek) ，2019 年 3-4 月號。作者喇嘛賢遍桑波出生於英國斯旺西 (Swansea) ，但他在日本和台灣研讀、修持佛法超過 28 年。十多年前，他遵循宗薩欽哲仁波切的指示前往不丹，目前獨力在不丹輔導年輕人和毒品濫用者，教導他們禪修，以及規劃戒毒課程。